

(版三·二第)六期星

法方如無，：的朋友但願。本不是木木二弟的之母。就學一會。才剪而下。但是這裏

從科學觀點論老子思想

地點：六十八年一月十二日
台北市金華街淡江學

紀錄：劉昭精先生

1

物之自然而不敢爲」的這個大原則。

第五章說：「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爲芻狗……天地之間，其猶橐籥乎？虛而不屈，動而愈出。多曰歡謌，不如守中。」他的意思便是說天地之間好像一個大風箱一樣，能鼓動橐籥之風，是會愈動愈出的。人身正如一小天地，所以要不被天地不仁任意生殺而作芻狗之陳，多說是無益的，不如守中養氣。老子的所謂守中，便是守住自己的懷中。易一語言之，即朱子所謂，在乎你的腔子裏。

老子爲什麼要如此注重養氣呢？因氣得道之全，與道相表裡，剛才已經說過了。但是守中要如何守法？於此，老子提出了幾個具體的方法：

第一是營魄抱一：十章說：「我營魄抱一，能無離乎？」營魄就是

• 10 •

老子書案注題多，而二千五百年來，告無人者，陰陽氣始於老子。但他的言陰陽是始於邵荀，因任公雖說過以陰陽言氣，始於老子。但他認為言陰陽是始於邵荀，因此而將老子年代置於荀荀之下。其實言陰陽早在堯舜之間便已有了。

從科學觀點 主講：·張揚明

地點：台北市金華街復江學院中正
時間：六十八年一月十二日

物之自然而不敢居”的這個大原則……天地之間，其猶橐籥乎？虛而不屈，動而愈出。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。”他的意思便是說天地之間好像一個大風箱一樣，如能鼓動橐籥之風，是會愈動愈出的。人身正如一小天地，所以要不被天地不仁任意生殺而作橐籥之陳，多說是無益的，不如守中養氣。老子的所謂守中，便是守住自己的懷中。易一語言之，即朱子所謂“注重你的形體裏”。老子爲什麼要如此注重養氣呢？因氣得道之全，與道相表裡，剛才已經說過了。但是守中要如何守法？於此，老子提出了幾個具體的方法。

第一是營魄抱一：十章說：“我營魄抱一，能無離乎？”營魄就是魂魄，魂魄即是精神。“一是氣。所以「營魄抱一」，便是精氣神合一。隨時欲凝神守氣養於懷中，無使或離。而鼓其橐籥之風，與天地間的大氣，息息相通，內外交流，存若無，隱若不斷。後來道家發展其義，而有所謂配龍虎，調鈞汞，採藥鍊丹。有所謂三花鼎影，五氣朝元，河車倒運，周天刻漏。因而有用功太過而忽略了老子“補物自然”的原則者，故走火入魔者有之，氣傷筋骨者有之，心火自焚者亦有之。所以煉氣決不可刻意為之，不可過火。沒有工夫時，固無所謂，而有工夫之後，龍以意導引，則心之所至，氣之所至，弄錯了，或求急功，或求入妙強，會出大毛病，得不償失。所以老子說“營魄抱一”，只要朝夕不離。這點做到了，然後再進一步“專氣致柔”。所以他接著說：“專氣致柔，能御兒乎？”

專氣，是專心致志的養氣。朱子說：“專氣致柔，不是守中，却是專字。便只是專在此，全不放出，氣便細。若放些子出，便轟了也。所以專比守其心更專一，然而專氣却不可虧氣，而必須致柔。這兒最要體認的便是專氣的目的是“致柔”。所以朱子說“氣便細”。細

Digitized by srujanika@gmail.com

中華民國宗教哲學研究社宗教學術講座第八次專題演講

老子說：「天下莫柔弱於水，而強者莫能勝之。」所以老子主柔，而滴水可穿。所以老子主柔。他說：「強梁者不得其死」。「堅強者死之徒，柔弱者生之徒」。「天下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堅」。「柔弱者生之德」。所以老子說：「弱者道之用」。出於無有，入於無間」。所以他說：「弱者道之用」。這十個基本理論，是老子體道而來的，是無古無今，放之天下而皆準的。

老子根據他的基本理論，訂定了六個爲道的方法。——爲道，便是修道。因爲老子曾說：「古之善爲道者」，所以便採用「爲道」兩字。他的六個方法是：（一）致虛；（二）守靜；（三）養氣；（四）用柔；（五）處反；（六）持寶。

老子是以「慈，儉，不敢爲天下先」，爲三寶。他說：「我有三寶，持而保之」。因爲當時大盜橫奸，莫不自稱仁義。魚目混珠，真僞難分。故老子要「絕仁棄義」，而易之以「慈」。慈是父母之愛子女之德。是施不望報的。所以老子要「慈欲爲天下凜其心」。他說：「百姓皆注其耳目，聖人皆孩之」。所以他說：「慈故能勇」。父母爲着保護自己的孩子，是什麼也不怕。只知勇往直前的。這種慈愛是何等的偉大！他的儉，是儉一身以廣天下，故說：「儉故能廣」。故說：「損有餘而補不足」。故說：「孰能有餘以奉天下，唯有道者」。至於「不敢爲天下先」，是不敢別出心裁而造爲之意。所以說：「聖人外其身而身存，後其身而身先」。這，我只是略爲一提，因時間不許可，無法講明六個方法。等一會，我們抽出二兩個來講。

老子用這六個方法以修養配道，以達到他的理想境界。他的理想境界可分爲三：一是理想的人格；二是理想的政治；三是理想的社會。他的理想人格是要「披褐揭玉」，「和光同塵」的。就是說，一個

第八是「凡動必向相反方面進行」：由東到西，從南到北，由生到死，莫非向相反方面進行。所以老子說：「反者道之動」。老子的發現大道，也是運用這一理論而向上一層層反推得來的。所以人出生後即向死的路上走。人縱然沒有動，而隨著道的運動，却無時而不移。所以莊子說：「年不可舉，時不可止，何為乎？何不為乎？」固將「萬物之自生自滅」。但是老子却是要「順萬物之自然」，而不是在其自然。因此他建立了反者道之動的理論，而要處反。

第九是「清靜勝躁動」：人既不能不隨道而動，不能不向死亡的路上走。所以要運用「反者道之動」的理論而站在與動相反的方面，以靜制動。然而有許多人爭名爭利，唐得失處。不但隨道而動，而且自己更躁動。於是動中加動，這是自速其死。所以老子說：「靜為躁君」。又說：「躁勝寒，靜勝熱」。靜既為躁君，躁又勝寒，靜又勝熱，是則一靜便可寒熱兼勝。天下事無非一寒一熱互相乘除，所以能持之以靜，便可制一切躁動。因此老子說：「清靜為天下正」。

第十是「柔弱勝剛強」：

老子書蓋注題多，而二千五百年來，傳存者少。但其言高深，是以雖說過以陰陽言氣，始為老子。但他認爲言陰陽是始於邵子，因此而將老子年代置於鄒荀之下。其實言陰陽早在堯舜之世便已有之。

從科學觀點主講：·張揚明

從容中道了！

現在我們來談處處的第三個辦法「無智」。老子對如何做到無智，提示了五個辦法：一「棄智」，二「糊塗」，三「絕巧」，四「主愚」，五「學不學」。

「棄智」，是棄去機巧之智，而不是棄去智慧。所以老子一面說「絕巧棄智」，一面却採用聖人之言共達二十七條之多。智至於聖，老子之所以如此重視，怎麼會主義棄去智慧呢？所以他謂「絕聖棄智，民利百倍，而其無智。」而以爲「知人義而棄智，則無能而行之」。

「糊塗」。他常謂上智之士聞道，須糊塗而行之。

「自知者明」。他當時是學徒，老子認爲篤文滿節，有拂人性。而且當時的師資，據禮記所載，也是「呻其佔畢，多其訊，言及千數，進而不顧其安，使人不由其誠，教人不盡其材」的一曲之士。所以要糊塗，要網學。他的網學，是網其世俗的談雜之學，而主要學世俗之所不學。所以他也面要網學；一面却要貪鄙重資，無棄人，也無棄物，有教無類。所以老子的網學，正如孔子的刪詩書之意。

「絕巧」，是因爲老子認爲「難得之貨，令人行妨」；「人多伎巧，大物滋起」。所以他不貴難得之貨，不見可欲之物，他說：「絕巧棄智，忘賦無已。」

「主愚」。這在前面已經講過了，老子並不是要愚鴻首，而只是要不尚機巧，不以智爲明。而返於樸實，歸於渾厚。所以老子的所謂愚，可以說是大智若愚。

「學不學」，便是學當時之所不學。所以衆人要爲學日益，老子要爲學日損。曰益則敗離以增，日損則眞性以復。所以說：「學不學，復與人之所過」。衆人太過了，老子却要回復本性，做到恰到好處。

論老子思想 教授（老學專家）

主持人：李玉階理事長
記錄：劉昭精先生

老子，已愈有；既以與人，已愈多」。這樣輔其自然而爲之，而無不爲之，而且機先爲之，便是老子無爲的思想，這種爲，正是合乎私學的致政。第二個方法是「無欲」：欲，是人與生俱來的，是七情之一。故欲不可無，但欲更不可長。易言：「虎兕耽耽，其欲逐逐」。到了其欲逐逐，便什麼壞事都會隨之而來。於是欲之復欲，必至欲慾難堪，因而爭端以起，戰禍以興，終至滅無子曰。所以老子說：「罪莫大於可欲，誣莫大於不知足，咎莫大於欲得」。春秋之世鄧莊公弟段請東，以至出奔共；虞公求玉劍，而至出奔泓池；秦穆公驕而召至全軍覆沒，均是明鑑。所以老子主張「無欲」。老子的「無欲」，其實只是寡欲。所以他說：「見素抱朴，少私寡欲」。他認爲無欲便能無爲，無爲之益，則是天下沒有什麼可比得上的了。

但是既有欲了，要如何才能無欲呢？是必有去欲之術。老子去欲之術，也有四個方法：一是觀妙；二是不爭；三是非攻；四是知足。

老子第一章說：「常無欲，以觀其妙；常有欲，以觀其微」。自莊應元《卮言》之後，很多學者將這兩句讀作「常無，欲以觀其妙；常有，欲以觀其微」。因此而不得老子本義，而另鑄牛角尖去探案。關於這個問題，我有專論附於《卮言譯釋》書後，說來話長，現在只好不談。

我們且說「觀妙」，觀妙，是觀察玄妙。是平時所不能觀到的，因爲物欲蒙蔽了性靈，對所接觸的境界，便無法細分。正如早幾年流行小刀，流行指甲剪，尖頭鞋，在當時，誰都覺得大小不美，不尖不漂亮。後來又流行大褲帶，流行大頭鞋，又覺得大小不好看。究竟是好還是大好？如果反問自己，連自己也不知道。這就是因時尚所蔽，只好人云亦云了，而迷失了自己。人，大概都是如此，如何能觀妙呢？所以有欲必須觀禮去欲。觀禮，便是觀。觀禮，便是要以自我省察的工夫，找出欲後的穴竈，然後痛下針砭，去欲！如此隨時有欲，隨時去欲，自然便能抗爭了。當然更不必用兵。不過我們要弄清楚，老子只是非攻，却是主張打保衛戰。他說：「天將教之，以慈衛之」。又說：「抗兵相加，攻其不備，乘其無主」。他是只要去除突出的，超過一般的；去除豪華、奢侈；也去除驕慢、貪財。所以他說：「知足者富」，他說「知足，當然便可達到富」。我們先聽聽蔣公是深明老子的，他領導的八一抗戰，便是把定軍兵必勝的決心而作以慈衛之戰！

第四是知足：這可用不着多加解釋了。但是我們要了解老子的知足，不僅是安於現況，而是與時俱進的。他說：「去甚，去奢，去泰」。他是只要去除突出的，超過一般的；去除豪華、奢侈；也去除驕慢、貪財。所以他說：「知足者富」，他說「知足，當然便可達到富」。有欲時，能夠觀徹去欲，又能不爭，知足，當然便可達到富。